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东藏记》第一章（6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当下荷珠走到绛、碧面前，说：“二姨妈三姨妈到昆明大半年了，我没有常来走动，真是该死。”众人听她用词，都不觉一惊。“我们太太身体差，小事情都是我管。今天备的寿酒不合规矩，请多包涵。”大家不知她说的是什么规矩，也不好接言。绛初说：“我们孩子在二姨妈这儿住，也承荷姨照应了。以后我们到重庆去了，孩子留下上学，更要麻烦了。”荷珠说：“麻烦哪样！有事情喊护兵嘛，不麻烦！”严亮祖请大家坐，荷珠也在下首坐了。一面观察孩子的细绒长外衣，又招呼帽到身边研究她的新外套，一面吩咐颖书什么，两眼打量着碧初那一副翡翠饰物。一会儿，护兵送上茶来。一色的青花盖碗。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东藏记》;第一章

第一章(6) 当下荷珠走到绛、碧面前，说：“二姨妈三姨妈到昆明大半年了，我没有常来走动，真是该死。”众人听她用词，都不觉一惊。“我们太太身体差，小事情都是我管。今天备的寿酒不合规矩，请多包涵。”大家不知她说的是什么规矩，也不好接言。绛初说：“我们孩子在二姨妈这儿住，也承荷姨照应了。以后我们到重庆去了，孩子留下上学，更要麻烦了。”荷珠说：“麻烦哪样！有事情喊护兵嘛，不麻烦！”严亮祖请大家坐，荷珠也在下首坐了。一面观察孩子的细绒长外衣，又招呼帽到身边研究她的新外套，一面吩咐颖书什么，两眼打量着碧初那一副翡翠饰物。一会儿，护兵送上茶来。一色的青花盖碗。“照我们小地方的规矩，来至亲贵客要上三道茶。头一道是米花茶。”亮祖说话底气很足，使得献茶似更隆重。大家揭去盖子，见一层炒米飘在水面，水有些甜味。孩子们嚼那炒米，觉得很好吃。“近来战事怎样？敌军占领了武汉，下一步亮祖兄有什么估计？”弗之客气地问。“敌人下一步，可能会打南昌。”亮祖沉吟道，“还会腾出兵力往北方骚扰。当然我们也不是他参谋长。敌人原想三个月结束战争，现在已经一年半了，咱们拖也要拖垮他！听说蒋委员长有讲话说，就一时的进退说，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，但是从整个长期的战局来讲，我们是成功的。”“滇缅公路上个月建成了，以后昆明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都更重要了。”子勤若有所思。“你是说滇军的地位也更重要了。”弗之和子勤相处较多，也较亲密。他懂得子勤话中有活，滇军在最高统帅部看来，究竟不是嫡系。亮祖哈哈大笑，“云南这地盘就是要有军队保护，——我们总是听中央的嘛。”他忽然收住笑声，若有所思。停了一会，说：“我在湖北打了败仗，你们可听说？”子勤道：“听说一些。”亮祖道：“虽然没有完成截击的任务，我们也是拼了命了。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来攻，我们在山头上，弹尽粮绝，硬是用石块木头打退敌人七次进攻！滚木擂石嘛，你们历史学家知道的。”说着，豪爽地笑了几声。弗之见座中人多，不好深谈，只说：“去年我们到昆明不久，正看见五十八军出征，数万人夹道欢送。有些人哭着喊中国万岁！滇军必胜！那种气势真让人觉得中国人不会败的。一两个小战役的胜败，兵家常事。”这时护兵上来换了茶杯，这次是红色盖碗，碗中有沱茶蜜枣和姜片。孩子们喝不来，转到屏风后，见摆着一排竹筒，大小不一，颜色各异，有上了漆的，有素胎描花的。慧书介绍，这是水烟筒，抽水烟的。孩子听见，走过去拿了一个摆弄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听说滇军在台儿庄，英勇善战，有个特点是人人手持烟筒，日本鬼子还当是什么秘密武器呢。”“那还不是水烟筒，”亮祖又哈哈笑，说，“那指的是大烟枪，鸦片烟！鸦片烟也是云南的特产埃不过说人人拿着烟枪开玩笑！”这时大家都不好搭话，因为严府是用鸦片烟的。亮祖从前抽，这几年戒掉了。戒不掉的是素初，她在鸦片的作用中到达人生中最奇妙的境界，不忍放弃。荷珠只管烧烟，有时还替素初烧，自己是绝不抽的。“若说鸦片是一种武器也可以，”停了一会，弗之笑道，“只是这枪口是向内的，我们真的秘密武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只管向前，永不停止：御外侮，克强敌，不断奋斗，是我们的历史。《易经》上乾、坤两卦的象传，有两句话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是对乾、坤两卦的一种解说词，也是古人的理想。君子要像天一样永远向前行走，像地一样承载一切，包容一切。”大家都有些感动。亮祖说，什么时候请给军官们讲一讲。弗之说当然可以。这时护兵来献第三道茶，这是一道甜食，莲子百合汤。用的是金色小碗，放有调羹。荷珠见茶上好，起身告退，说还要去照管厨房。大家又随意说些话。绛初站起身说：“大姐，我们往你屋里看看。”三姊妹一起往厅外走，身材都差不多。孩子和峨注意看自己的母亲，她们发现，绛、碧二人有多相

像，素初和她们就有多不像。不像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相貌，而是素初缺乏活力，她的举止有些像木偶随着牵线人而活动，那牵线人不知在哪里。素初住东厢楼上，楼下住的是慧书和弦子。西厢楼下是颖书，其他房屋都归亮祖使用。荷珠另有一个小院，那是个颇为神秘的所在。当时三姊妹到得楼上，素初拿出钥匙开门。绛初说：“自己家里还锁门！”三人进屋，首先撞入眼帘的便是矮榻上的烟灯和烟枪。绛初不等坐定便说道：“大姐，你还不戒烟？弗之说鸦片是杀伤自己的武器，人为什么要杀伤自己！要杀伤敌人才对！咱们三姐妹难得在昆明聚了大半年，现在我又要随子勤去重庆，弦子不愿意转学，只好留下住大姐这里，你多照料，我也和弦子说，多照料你。”碧初说：“最要紧的是大姐的身体。这些年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。抽上烟不怪你。今天是你四十五岁寿辰，就下个决心戒了罢。爹这时在北平，不知做什么呢，他始终不知你这事。就当爹现在和我们在一起，咱们四个人说定了，你戒烟！”素初低着头把两个镯子抹上来又抹下去，半晌说：“我抽得很少。”“很少也是鸦片烟！”绛初说：“我们见一次劝一次，怎么一点儿作用也没有！你也要替慧书想想，有什么闲言语，岂不影响她的将来！”素初苦笑道，“看各人的命吧。她的家本来就古怪——我不是不想戒烟，可是戒了又有什么意思！”绛、碧两人还从没有听素初说过这样有主张的话，两个对望一下，忽听见一种咯咯的声音，从窗下一个小纱柜里发出来。“好像蛤蟆叫。”绛初走过去看，素初忙说：“莫要动，看看可以。”碧初也好奇地凑过去，两人都吓了一跳，向后退了几步。询问地望着素初。纱柜里蹲着一只很大的癞蛤蟆，花纹丑怪无比，瞪着眼睛在喘气。“这是荷珠养的，她养了好些古怪东西。”素初解释。“她养随她，为什么放你屋里！”绛初几乎叫起来，碧初的眼圈红了，揽住素初说：“大姐，你不能凡事都听别人摆布埃”素初忙用两手做一个压低声音的姿势，自己小声道：“她养了好几只，谁过生日就在谁屋里放一只，过三天，是要吸什么气，亮祖颖书都一样。家里只有慧书有豁免权，——亮祖做的主，他喜欢慧书。”素初脸上掠过一丝安慰。“今年还算好，有几年放的是蛇。”绛初对碧初说：“咱们和弗之子勤商量一下，由他们出面和亮祖谈一谈，姨太太就是姨太太，哪能这样欺负人！”素初忙挥着两手说：“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要！这么多年都过了，我的日子我明白。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而且亮祖也不容易。他的事我不清楚，可是觉得出来，他不容易！家里不能再乱了。”碧初沉吟道：“外人干涉不好，以后慧书长大会起作用。最好爹爹有信来，大家一起说说爹怎样惦记大姐，吕家还是有人的。”“爹很久没有来信了。”三个人心里想，可是都不说。自碧初离开北平，只收到过吕老人一封信，那信走了好几个月。“路太远了。”碧初叹息，忽然想起爹说的那句话：“路远迢迢，不知哪里更近。”心里猛然咯噔一下。一阵楼梯响，孩子们叽叽喳喳跑上来。素初取出一块花布，将那小纱柜盖了。小娃跑在最前面，冲进房里问绛初：“二姨妈，玮玮哥什么时候到昆明来？我们都想他。”媚笑着举起一只手，表示附议。绛初说：“玮玮也想你们，想到昆明来上学。可是在重庆也有好中学，在家里，总方便些。”慧书不说话。站在小纱柜前，停了一会，忽然大声说：“二姨妈、三姨妈，让玮玮哥来这边上学吧。和弦子姐一起，就在颖书房里隔出一间，很方便的。昆明天气多好，去年暑假我到重庆，热都热死了。小娃要打秋千，下着雨打不成，滑下来可危险——”她一口气说着，没话找话，绛、碧两人听出来她是想掩盖纱柜里的咯咯声，便也大声找话说。不多时，护兵在门外叫：“报告！请用饭！”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